



論語古訓外傳

十九之廿

服部文庫
117
229
10



117
229
10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十九

日本 信陽 太宰純德夫著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朱熹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純按憲問篇云見危授命謂授君命於人也。故荻先生曰授命謂致君命也。此云致命義同。朱注是也。然以致命為委致身命自古注皆已謬說不可從也。荻先生云致如致女之致是也。左氏傳桓公五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夷人也。

杜注。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授命。說見憲問篇。其可已矣。言其可以為士也。可以為士。則君子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執德之弘也。信道不篤。孔子曰。信而好古。信道之篤也。道者。先王之道也。焉能為有。邢昺曰。入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子夏云何。云何。猶如何也。詩曰。云何吁矣。周南卷耳篇不以云字當謂字。皇疏。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肅云。子夏所云。敵體之交。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

子夏曰雖小道章

何晏曰。小道謂異端也。朱熹曰。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純謂小道對大道而言。先王之道為大道。其他為小道。乃百家衆技之謂也。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天下邢昺曰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純謂此說是也致至也說者以為推而極之非也且如庖丁解牛輪扁斲輪各有妙解豈不可觀哉然不可以為天下以小道故也所謂致遠恐泥者言不可大行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孔安國曰日知其未聞也邢昺曰亡無也朱熹亦

曰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純謂此言溫故知新之事知其所亡即知新也無忘其所能即溫故也日月云者互文耳荻先生以亡如亡羊之亡失也若然則知其所亡與無忘其所能同意而正反之異耳且亡之與忘亦同音相通恐非子夏之旨故不可從也當從舊說為是亡羊見列子說符篇曰楊子之鄰人亡羊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邢昺曰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純按邢疏識字去聲訓記如易多識前言往行之識是也

宋儒以志為心志之志非也。切問而近思何晏
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
近思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
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純按注疏
本。此注多誤。文義不通。今依皇本正之。切。迫近也。
學問之道。非其所而問焉。則君子不對。雖對不以
實。迫而問之。則君子不敢不對以實。近思者。即其
所居而思也。子太叔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
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為將及焉。左氏昭二十四年此所謂近思者也。真德秀云

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
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
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
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驚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大此宋儒之說。大抵皆以心法言。非仲尼之旨也。
且從宋儒之說。則本文當云問切而思近。宋儒不
知字法。是以謬解如此。仁在其中矣。古之君子
何事。曰。仁而已。美學之志之。問之思之。非仁而何。
詩書禮樂四者。雖異其事。而其所以為仁者一也。
若然者。雖未能為仁人。然與仁者同功。故云仁在

其中矣。朱熹以為心不外馳，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此心法之說，非夫子所謂仁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包咸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也。皇疏：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見廣，見廣則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邢昺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純，按邢疏：審曲面勢以下十六字，考工記文也。五材以下十一字，鄭玄注也。子夏言

百工居肆，則與其同事之人，居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其事，是以其心專壹，無遷於異物。此其事之所以成也。君子之於學，亦猶是也。從師取友，專心講習，則其道自至也。致，如前章致遠之致。邢疏：訓至是也。朱注：訓極非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也。純，謂此說非也。小人不知改過之為善，必文飾以成其非，所以終於小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皇疏李充曰。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純謂三變者。三節變態也。望之。遙望其人也。儼然者容貌之端嚴也。即就也。進至其身邊也。溫者。顏色如湯之溫也。言易親也。厲。謂語音嚴正。似丈夫之言也。君子。謂凡有德望之人皆是也。宋儒以為指孔子。非也。指孔子而言者。已見述而篇。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上二信字。皆謂見信於民。下二信字。皆謂見信於君。夫人之信之。或信其德行。或信其高義。或信其志節。或信其才學。或信其智術。或信其忠信。其所

取信雖異。而其可以勞民諫君則同。朱注云。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夫誠意惻怛者。女子小人亦有之。君子之勞民諫君。豈徒誠意惻怛之為尚哉。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不在誠意惻怛。人之信君子。猶病者之信醫也。信醫者。信其有術也。若醫而無其術。雖誠意惻怛。人豈信之乎。君子亦然。宋儒不知爾。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韓愈曰。孔注謂大德不自踰法。非也。吾謂

論語精義卷之九
大德聖人也。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闕。爾。小德賢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邢昺曰。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純謂注疏筆解皆非也。朱注以為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據晏子云。大者小者。朱注近之。蓋子夏之意。以是觀人耳。言人之大德。不得踰閑。小德則出入皆可也。謂之可者。置而不問也。此取人之道也。非所以自行也。吳棫以為此章之言。不能無弊。過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林希元曰。當字作於字看。抑作特字看。純謂洒掃應對進退者。儀也。禮之小節也。故云末也。本之則無。邢昺云。本謂先王之道是也。先王之道。謂禮義也。朱熹以大學正心誠意為本。非也。孰先傳焉。包咸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純謂包注以倦為學者之倦。非也。當從朱注。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純謂

馬注以區別為道之大小殊非也。當如朱注謂受教者之區別也。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朱熹曰：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純按謂人之無為有，謂人之有為無，是之謂誣。馬注朱注皆朱誣字之義，不可從也。朱注圈外諸說，精粗本末之論，皆佛者之見也。好古者識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朱熹曰：仕與學，理

同而事異。輔廣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大純按馬注但解本文上一句。朱注頗得章旨。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學所以為君子也。夫人學而後為君子，仕而後為士。學而知義，仕而行義。學有餘而後始仕，非苟祿者也。仕有餘而後復學，非自滿者也。夫仕與學，士之所以立身也。是以古人重之。若夫以不仕為高者，乃小丈夫自喜者爾。子夏以二者交互對說，古道然已。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章

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邢昺曰：毀不滅性，此孝經

論語精義卷第十九
文也。注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滅。純按致至也。孔安國孝經注云。性。生也。邢疏所引注者。唐明皇今文孝經注也。荻先生以為此章言古者聖人制喪禮。其意如是。孔注邢疏皆得章旨。朱注以居喪之道言之。非也。熹以致為極致。因言而止二字。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謬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章

此稱子張容儀之美。而惜其未得為仁人也。下章曾子稱堂堂乎張也。故包咸知此章亦以容儀言

之耳。孔門論仁。必以事功言。故雖有仁心。而未見諸事功者。不稱仁焉。孔氏之法也。朱熹云。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非也。熹不知道。亦不知子張宜其不解子游之意。夫誠實惻怛。兒女子亦有之。孔門所謂仁者。豈徒誠實惻怛之謂哉。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章

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皇疏。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朱熹曰。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

人之仁也。純謂鄭說非也。江說是也。朱注不足道也。以輔字當並字。非也。陳櫟以為並猶共也。尤非也。並猶俱也。與並為仁者。己與人並而各自為仁也。曾子言如使己與子張皆在位。而各自為仁。則己恐不及子張之功也。范祖禹以為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謬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純謂致猶盡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滕文公上篇馬注以致盡為說。是也。朱注云。致盡其

極也。熹常以致為極。故其說如此。可謂誤矣。荻先生曰。人於他事。必假禮而後誠至焉。敬至焉。唯親喪雖不假禮。亦能使己之哀懷自然來至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純按仲孫速。注疏本作連字。誤也。今從皇本。孔子嘗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當時孟莊子獨能行是道。故夫子稱之。而曾子述之。其臣與其政之善否。非所論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韓愈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旨矣。朱熹曰。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純謂散離散也。朱注非也。勿喜。馬注是也。蓋民之為非也。其跡有可憎者。故典獄者常欲得其情。既得之。則喜亦吏情也。然民從上之政者也。故國有政。則民不敢為非。民之為非。由國無政故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於是。有犯法之民。其跡雖可憎。而其情可哀。故曰。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曾子告陽膚以仁人之心也。典獄者其可不知所以治之乎。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朱熹曰。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純謂紂。殷天子也。不可謂之居下流。以其有不善之行。謂之居下流。亦不可。孔注朱注皆非也。荻先生以為下流。謂淵藪。武成之辭。可以相徵。此其說是也。然則所謂天下之惡者。天下之惡人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也人皆見之君子之過也更也人皆仰之無損於德也章旨明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仲尼焉學言何所從學也文武之道天下之道自堯舜始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也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今此不言堯舜而言文武者周人之辭也賢者識其大者識字釋文無音注盖如字讀也朱注音志是也漢書劉向傳及蜀石經皆作志荻先生從朱音夫子焉不學言何所

不從學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譬之宮牆宮牆猶言宮門也謂宮之牆也一說宮牆二字平看非也下文但言賜之牆夫子之牆而不言宮此其證也窺見室家之好釋文好如字舊呼報反朱熹曰牆卑室淺純謂好美好之好如字是不得其門而入朱熹曰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丘陵朱熹曰土高曰丘大阜曰陵純按爾雅釋地

論語精義卷之九
續第九
云。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人雖欲自絕也。何晏曰。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朱熹曰。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純。謂何注是也。蓋上文云。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故此二句。因申言日月之不可毀傷耳。人字。汎言。不指武叔而言。詳語勢。可見也。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晏曰。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邢昺曰。據此注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祗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祗。見疏。解云。祗。適也。晉

宋杜本皆作多。純按多祗同音。祗字示旁作姓氏之氏。本與神祗之祗同字而異音。俗作星名之氏。或從禾旁。今皆通用云。本文見者。他人見之也。知者。自知也。朱注是也。何注以見為自見。非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子禽亦嘗謂子貢賢於仲尼者。今聞子貢語子服景伯。以為子貢為恭爾。故發是言。恭。如堯典允恭之恭。有謙退之意焉。朱注云。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言不可不慎也。慎。謂不妄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朱熹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純按

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此朱注之所本也。子貢但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熹乃言其有可及者。何也。此為子貢畫蛇足者也。所謂立之斯立。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也。朱熹曰。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純。謂孔注未善。朱注說義太深。亦未得本旨。立之斯立。言使

民立則立也。孔以為立教。朱以為植其生。皆非也。道之斯行。言使民行則行也。朱以道為教導。非也。綏之斯來。言撫綏之則子來也。孔以為遠者來。非也。來不必分遠邇。動之斯和。言興動之則和順也。蓋動眾者。常患其不和也。孔以和為和睦。朱注云。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皆非也。已上言先王之德。民之從之。猶影響也。後二句言先王生死皆不徒然也。子貢引古語。以言凡先王之德。使民悅服如是。即令夫子得邦家。其德亦猶是也。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十九終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二十二

日本 信陽 太宰純德夫著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天之曆數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朱熹曰。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純謂二說皆非也。尚書亦有此語。爾作汝。孔傳。曆數。謂天道是也。蓋曆數。謂日月星辰之運行。有度數者。非謂推步之法也。曆字本作歷。經歷之義也。曆家言日月之行。乃有陽曆陰曆之名。是知曆數者。

天行之度數也。故云天之曆數。帝王臨四海奉天以行。故云在爾躬也。允執其中。天下之事。惟禮為中。所謂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非中而何。故禮者所以平均天下也。允信也。執猶守也。自天子以下至庶人。各有其禮。故云其中。所謂其中者。謂天子之禮也。中字古注無解。朱注云。中者無過不及之名。非也。熹之所云。夫人在心之中。非聖人所謂中也。四海困窮。包咸曰。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朱熹曰。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

之也。純按大禹謨云。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傳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句。尚書論語皆有之。而注家說義不同。孔包因下句以說上句。上句則不成義。孔說殊不通。朱注因上句以說下句。下句則不成義。孔包以此二句為祝辭。朱以此二句為戒辭。未知孰是。古辭雖簡。不可若是不成義。蓋恐有誤。然尚書論語同有此二句。則亦似不誤。又按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允

言言言
執其中。天祿永終。此以天祿永終為美事。易歸妹
大象云。君子以永終知敝。此以永終為君子之行。
則古注近之。惟尚書論語。上皆有四海困窮句。故
下句難說耳。今且從朱注。然終字訓絕。則不知何
據。要之。此二句不可曉也。上下句意不相承。故也。
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
禹也。純按大禹謨云。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下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舜命
禹之辭。朱注所謂加詳者。曰。予小子履。孔安國

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純按今墨子無此文。
敢用玄牡。朱熹曰。夏尚黑。未變其禮也。有罪不
敢赦。朱熹曰。言桀有罪。己不敢赦。純謂有罪汎言。
不必指桀。當如包說。帝臣不蔽。包咸曰。言桀居
帝臣之位。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韓愈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也。
包以桀為帝臣。非也。邢昺曰。帝。天也。帝臣。謂桀也。
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
純按古注上無題名。筆解有包曰二字。今從之。帝
臣。古注筆解皆非也。朱注以為天下賢人皆上帝

之臣已不敢蔽此說近之。簡在帝心簡謂簡擇
而用之在帝心言唯天所命也。周有大賚皇侃
曰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
富也。朱熹曰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
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
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純謂二說似是而非也。當
以何注為是。善人是富言富於善人也。句法不得
不然。熹以為唯善人得富非也。雖有周親孔安
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
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純按雖有周親以下四句見

泰誓中篇安國解尚書則是而解論語則非也。朱
注引書傳是也。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今書傳多作
少誤也。謹權量包咸曰權秤也。朱熹曰權稱錘
也。純按秤稱同音尺證反古衡即今天平稱錘即
今法馬古衡無星而稱有輕重稱謂衡之重墜者
錘即墜字稱謂之權故曰權秤也。曰秤曰稱錘其
義同耳。權所以稱輕重也。量所以量多少也。謹權
量以下四句為一節。上三句言周政之善。下一句
言其效也。興滅國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
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

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
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
容而復其位鄭注反商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
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
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
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為封封
比干墓宗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
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釋文行下孟反純按滅
國謂有其人而無其國者興復興也絕世謂無後
者繼謂立其遺孽也朱注依樂記文以為說是也

商容有二說武成云式商容閭孔傳商容賢人紂
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此與鄭玄樂記注不同
未詳孰是朱注以為人名蓋依書傳也興滅國以
下四句亦為一節上三句言周政之善下一句言
其效也所重民食喪祭孔注以為重民重食重
喪重祭朱注引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後儒
由是遂以民字冠食喪祭三字謬矣武成明言重
民五教是重民也五教者所以使民遠於禽獸故
重五教者所以重民也惟食喪祭者惟辭也食喪
祭三字與民五教三字共承所重二字然則此章

之言與武成之辭初無異義。孔注是也。寬則得衆。以下三句已見陽貨篇。民作人。朱熹曰。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邢昺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總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子張問於孔子章。

尊五美。美善也。欲仁而得仁。荻先生以仁字為仁人。是也。宋儒以為仁心。則下文不可言貪。故其說非也。無敢慢。慢輕慢也。慢敬之反也。慢令致期。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純謂此說非也。慢怠慢也。令號令也。致至也。期者事之期也。荻先生云。致期謂使民不知至期也。此說近之。猶之與人也。韓愈曰。猶之當為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是有司之財而已。純謂猶上未知是否。出納之吝。當但言出而言出納。帶說耳。亦文法也。林希元以為出納。是出此納彼。拘矣。

子曰不知命章

程氏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純謂此說非也。命。謂窮達之分。孔注是也。凡宋儒說命字太淺。如程所云。則常人亦有能之者。孔子所謂君子者。豈止此哉。韓愈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此說亦非也。所引繫辭。特言聖人作易之道耳。非謂凡君子之道如此。不知禮。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左氏昭七年夫子之言。蓋本於此。不知言。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朱熹曰。言

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純謂二說皆非也。知言。謂知善言也。知善言。則可以知不善言。凡言之善者。不可不知。而其不善者。君子不必知也。古之所謂知言者。皆然。若夫以知言之是非得失為知言。自孟子始也。知人。謂知賢也。知善言。斯知賢。知賢而用之。則可以知不賢也。古之所謂知人者。皆然。宋儒必欲知其邪正。不知古道故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君子之慎言。為世有知言者也。君子之知言。欲以知人也。知人。欲用之也。苟欲用之。而知不賢。將焉用之。

余故曰。宋儒不知古道。由不善讀書故也。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二十終

論語古訓外傳附錄

論語前後編說

論語二十篇。傳道記者非一人。而不言係誰氏修定。唐柳儀曹以為有子曾子之徒成之。二子在論語獨稱子故也。宋程河南亦云。純則以為論語中稱子者。有子曾子之外。猶有閔子冉子。不知子厚何不論及焉。且有子亦稱有若。明非其徒之所記也。吾先師以為古者大夫稱子。非大夫而稱子者。必族中尊長。蓋族中無為大夫者。而其尊長得稱子耳。考諸傳記而知其然云。此誠確論也。然則論語非必有子曾子之

徒成之也。先儒之說未為得之。予嘗反覆熟讀二十
篇文而詳考之。子罕大宰章書罕曰。琴牢去姓而書
名。憲問首章書憲問耻。原憲去姓而書名。此二章者。
非他人所記。是必二子之手書。無可疑者也。昔與先
師論論語之義。予以此質於先師。先師大喜曰。然哉
然哉。不特二章二子之所記。二十篇鄉黨以前。豈皆
琴張所修歟。先進以後。豈皆原思所修歟。其文似其
為人故也。予因先師之言而更思之。乃有見其前十
篇與後十篇。文體頗異。遂為之說曰。前論文簡而奇。
後論文詳而實。此二者似二子之為人。其異一也。前

論一章百餘字者。僅二。他雖長章。不滿百字。後論一
章三百餘字者。一。其他一二百字者。數章。其異二也。
前論數物而言者。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一章而已。
後論自君子之道者。三之外。如三友。三樂。三愆。三戒。
三畏。九思。五者。六言六蔽。三疾。三變。五美四惡。皆前
論所無也。其異三也。前論非孔子及門弟子之言。不
錄。唯鄉黨一篇。記孔子行事。故章皆無冒頭。突然起。
其他未有突然起。及雜記古人之言者。後論齊景公
有馬千駟。邦君之妻。大師摯適齊。周有八士。四章皆
突然起。非孔子之言。亦非門弟子之言。柳下惠為士

師周公謂魯公。及堯曰章。雜記古人之言。凡此與戴記檀弓等篇相似。其異四也。前論不書孔子行止。後論書孔子行止者三。其異五也。後論季氏篇內。竝稱孔子曰。子張篇不載孔子之言。前論無有類是二篇者。其異六也。前論篇目。皆除發首子曰子謂等字。唯子罕即以發首二字為篇目。後論唯先進除發首子曰二字。其餘皆即以發首二三字為篇目。其異七也。前論以人名為篇目者十三。後論以人名為篇目者十九。其異八也。前論載外人評論孔子者三章。曰葉公。曰達巷黨人。曰大宰是已。後論載外人之言者九章。曰微生畝。曰晨門。曰荷蕢。曰狂接輿。曰長沮桀溺。曰丈人。曰公孫朝。曰叔孫武叔。其異九也。此其大者也。若細論之。章句字法。亦有小不同者焉。詳之可見矣。夫文有大體。不得不同。譬猶人之男女。各有定形。不可易也。至其章句字法小節目。則操觚者各自為異。譬猶舉天下之人。其面不同也。夫文辭之道如此。不達於此。不可以操觚。不可以讀古文。由此觀之。論語二十篇。修定於二手者。斷可知矣。夫古人不可罔也。來者不可欺也者。唯文辭為然。然則柳子之論。未深考爾。聊錄所見。以詔同志云。

論語五十一則下傳
附錄

附錄終

論語古訓外傳跋

先王之道青天白日孔子曰吾無隱
 乎爾雖今之談經者何得祕之乎哉
 然人心不同各有好惡之性天下是
 非無定昔者孔子不悅於晏子見毀
 於叔孫况後世之士乎方今道裂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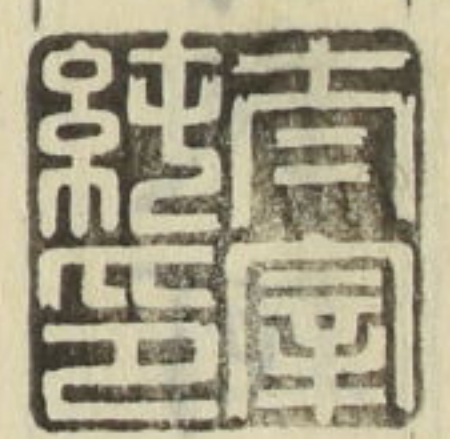
論語外傳
倍古時名為孔氏之後而實為釋老者
者溜之皆畏也誰以易之夫先王之
道論定於仲尼而仲尼之道論定於
我徂來翁未知異時徂來之道論定
於何人苟論未定則不可以輕為人
言不啻不信且非議之所以無益也

余既著論語古訓方行於世又錄外
傳者所以為古訓考証也數十年精
神所鍾不欲輒示人可待篤信者而
授之故未謀鋟版藏諸巾箱若於數
十年後斯道之論遂定則雖刻以施
宇內可矣

諸言古詩外傳

寬保元年辛酉冬十月甲戌

紫芝庄人太宰純六十二歲書



跋終

太宰弥右衛門撰

延享二年乙丑秋九月吉
江戸書肆嵩山房藏板

小林新兵衛梓

